

讀通鑑論

冊三

卷之三

讀通鑑論卷二十七

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撰

懿宗

王式之平裘甫。康承訓之平龐勛。史據私家之文。張大其功。詳著其略。嗚呼。是亦吹劍首者之一快而已矣。但以一時苟且收拾之近效言之。則童貫之勦方臘。且非無可紀之績也。至於朱儁皇甫嵩之平黃巾。則尤赫然矣。乃皆不旋踵而大亂作。國隨以亡。燭火之溫。不能禦冰雪久矣。飢寒之民。猝起弄兵。志不固。力不堅。大舉天下之兵以臨之。其必克者勢也。所難者盡取而斬艾之。則降不可殺。卽盡取而斬艾之。而其潰逃以免者猶衆也。旣不得爲良民。而抑習於掠奪。則狂心不可卒戢。夫何能使之洗心浣慮。以服勤於田畝哉。况有司之暴虐不革。復起而擾之。則乍息

之火得風而燎原。未可以賊首既俘。信烟波之永息也。靖康之世。京東之賊亦蠡起矣。宗汝霖收之而帖然者。使自效於行伍。而拔用其梟雄。俾仍合其部曲也。汝霖卒。賊且復潰矣。重起而收之者。韓岳也。咸有所歸。而不復雜之耕桑市肆之中。使鞅掌而思浮動。故宋以甯。王式乃於裘甫之既擒。不復問數萬之頑民。消歸何處。爪牙乍斂。而睥睨於人間。則後日之從龐勛以亂徐州。隨王仙芝黃巢以起曹濮者。皆脫網之魚。游沙汀而鼓浪。式曰非吾事也。甫一擒而策勳斂至。可以鳴豫於當時。書功於竹帛矣。夫亂軍叛民。與藩鎮異。藩鎮之反。雖舉軍同逆。而必倚節度使以起伏。渠帥既誅。新帥撫之。三軍仍安其故籍。而不失其舊。故裴中立曰。蔡人亦吾人也。綏之則靖矣。亂民者雖有渠帥。而非其夙奉之君長。人自爲亂。渠帥自誅。衆志自競。非

有以統攝之。而必更端以起。當斯時也。非分別其疆弱之異質。或使之歸耕。或使之充伍。又得良將吏以安存之。則愈散而禍愈滋。以式爲將。以白敏中之徒爲相。居中而御之。何功之足紀哉。徒以長亂而已矣。又况康承訓之進沙陀以亡唐邪。

古之稱民者曰民彝。上與民相依以立。同氣同倫。而共此區夏者也。乃畏之如彘也哉。言此者以責上之善調其情。而平其險阻也。唐至懿宗之世。民果彘矣。裘甫方馘。而懷州之民。攘袂張拳。以逐其刺史。陝州繼起。逐觀察使崔莒。光州繼起。逐刺史李弱翁。狂起而犯上者。皆卽其民也。觀察刺史而見逐於民。其爲不肖固無可解者。雖然。貪暴之吏。何代蔑有。一勝違其情。而遽起逐之。上且無如之何。天下惡得而不亡。夫民旣如此矣。欲執民而治其逐上之罪。

是不矜其窮迫而激之亂也。欲誅觀察刺史以撫民而民之不道。又惡可長哉。小失豪民之意。信信而起。脅天子以爲之快志。抑不大亂不已。然則反此而欲靖之也。無術則抑追詰其所繇來。而知畏民之善者。調制其性情於早。不可惟意以亂法也。人君所恃以飭吏治恤民隱者。法而已矣。法者天子操之。持憲大臣裁之。分理之。牧帥奉若而守之。牧帥聽於大臣。大臣聽於天子。綱也。天子咨之大臣。大臣任之牧帥。紀也。天子之職。惟慎選大臣而與之簡擇。牧帥既得其人。而任以郡邑之治矣。則刑賞予奪。一聽大臣所訪於牧帥者。實考其淑慝功罪而決行之。於是乎民有受墨吏之荼毒者。昂首以待當亡之斧鉞。卽其疏脫而怨忿未舒。亦俯首以俟後吏之矜蘇。而大臣牧帥既得其人。天子又推心而任之。則墨吏之能疏脫。以使民含怨者。蓋

亦鮮矣而宣宗之爲君也不然其用大臣也取其飾貌以
求容者而已其任牧帥也取其拔擢自我無所推引者而
已至於州縣之長皆自我用焉而抑不能周知其人則微
行竊聽以里巷之謠詠爲朝章李行言李君奭之得遷惡
知非賄姦民以爲之媒介哉乃決於信而謂廷臣之公論
舉不如塗人之片唾也於是刑賞予奪之權一聽之里巷
之民而大臣牧帥皆尸位於中無所獻替民乃曰此褻然
而爲吾之長吏者榮辱生死皆操之我天子而旣許我矣
其黠者得自達於天子則訐奏而忿以洩姦亦以讎其很
者不能自達則聚衆號呼逐之而已曰天子而旣許我以
予奪長吏矣孰能禁我哉不曰天子固愛我卽稱兵犯上
而不忍加罰於我則曰天子固畏我卽稱兵犯上而不敢
加刑於我長是不懲又何有於天子哉耒鉏棘矜以攻城

掠野無不可者。民非本曩。上使之曩。既曩孰能反之蕩平哉。裘甫方平。龐勛旋起。皆自然不可中止之勢也。山崩河決。周道荆榛。豈但如曩哉。宣宗導之橫流。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懿宗又以昏頑濟之。禍發遲久而愈不可息。民氣之不可使不靜。非法而無以靜之。非知治道者。且以快一時之人心爲美談。是古今之大惑也。

龐勛之亂。崔彥曾以軍帑空虛。不能發兵留戍而起。蓋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國者。根本盡矣。夫財上不在國。下不在民。爲有國者之大蠹。而唐養天下之力。以固國者。正善於用此。其賦入之富。有自軍府以至於州縣。皆有豐厚之積。存於其帑。而節度觀察刺史縣令。皆得司其出納之權。故一有意外之變。有司得以旋給。而聚人以固其封守。乃至內而朝廷亂作。外而寇盜充斥。則隨所取道。因便以輸者。

舟車銜尾而相繼。而不但此也。官用所資。不責以妄支之罪。則公私酬贈宴犒輿服僣從。沛然一取之公帑。軍吏不待削軍饟。以致軍懟。守令不致剝農民。以召民怨。故唐無孤清之介吏。而抑無婪縱之貪人。官箴不玷。官秩不鑄。則大利存焉。雖貪鄙之夫。亦以久於敷歷。爲嗜欲之谿壑。而白晝攫金。褫奪不恤之情不起。觀於李萼所稱清河一郡之富。及劉晏韓滉咄嗟而辦大兵大役之需者。可知已。自德宗以還。代有進奉。而州郡之積始虧。然但佞臣逢欲。以邀歡天子。爲宮中之侈費。未嘗據以爲法。斂積內帑。恃以富國也。宣宗非有奢侈之欲。而操綜覈之術。欲盡攬天下之利權。以歸於己。白敏中令狐綯之徒。以斗筲之器。逢君之欲。交贊之曰。業已徵之於民。而不歸之於上。非陳朽於四方。則侵漁於下吏。盡輦而輸於天府者。其宜也。於是搜

括無餘。州郡皆如懸罄。而自詡爲得策。曰吾不加斂於民。而財已充盈於內帑矣。亂乃起而不可遏矣。惟其積之已盈也。故以流豔懿宗之耳目。而長其侈心。一女子子之死。而費軍興數十萬人之資。帛腐於笥。粟陳於廩。錢苔於砌。狡童何知。媚子因而自潤。狂蕩之情。泰然自得。復安知天下之空虛哉。一旦變起。徵發繁難。有司據空帑而無可如何。請之於上。而主暗臣姦。固不應也。號呼已亟。而或應之。奏報彌旬矣。廷議又彌旬矣。支放轉輸又彌旬矣。兵枵羸而不振。賊乘倣以急攻。輦運未集。孤城已潰。徒遲回道路。爲賊掠奪。卽捐鉅萬。何當一錢之用哉。且當官而徒守空橐也。公私之費。未能免也。貪欲之情。未可責中人之能窒也。必將減額以剝其軍。盜額以奪其民。此防一潰。泛濫無涯。田野之雞豚。不給追胥之酒食。寡妻弱子。痛哭郊原。而

貪人之谿壑固未厭也。揭竿而起。且以延旦夕之生命。而以敝襦敗甲。茹艸啜飢之疲卒禦之。有不倒戈而同逆者乎。官貧而民益貧。兵亂而民胥亂。徒聚天子之財於京邸。一朝失守。祇爲盜資。綜覈之政。攬利權以歸一。敗亡合轍。今古同悲。然後知唐初之積富於軍府州縣者。誠官天府地四海爲家之至術也。故曰財散則民聚。散者非但百姓之各有之也。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。財聚則民散。聚者既不使之在民。又不使之給用。積之於一帑。而以有用者爲無用也。散則以天下之財。供天下之用。聚則廢萬事之用。而任天下之危。貪吝之說。一中於君相之心。委生人之大計。爲腐草塊石以侈富。傳及子孫。而驕淫奢溢。爲天下僂。不亦傷乎。故有家者。惡其察雞豚也。有國者。惡其畜聚斂也。庶人盡力以畜財。國粟而朽蠹之。則殃必及身。窖金而

土壤之。則子孫必絕。以有用爲無用。人怨之。府天之所怒也。况有天下者乎。

唐之亡不可救。五代之亂不可止。自康承訓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討龐勛始。滅唐者朱温也。而非温之能滅唐也。温自起爲賊。迄於背黃巢而降之日。未嘗有窺天之志也。僖昭以爲之君。時溥高駢以爲之將。張濬崔允爲奧援於內。而李克用李茂貞王行瑜各挾逐鹿之心。温乃內動於惡。而無所忌。若沙陀者。介吐蕃回紇之衰。自雄於塞上。固將繼二虜而與中國爲敵者也。羽翼未成。而陽受羈縻。與劉淵之在河西也無以異。因其未叛。聊使僦居沙徼。絕其窺覲。目不知中國之廣狹。心不喻唐室之彊弱。則自以爲僅可稟立於邊陲。而忘情於中夏。則唐之不振。雖有朱温輩之梟逆。且將與朱泚同其銷歸。唐卽不足以自

存。尙可苟延以俟命世之英以代興。而中原之禍不極。承
訓乃揖而進之。使馳騁於河淮江海之間。與中國之兵相
參而較。勇怯平賊之功獨居最焉。禍其有能戢之者乎。龐
勛擁數萬之衆橫行。殫天下之師武臣力。莫能挫抑。而沙
陀以千騎馳突其間。如薙靡草。固將睥睨而笑曰。是區區
者而唐且無如之何。吾介馬奔之。而遽成齏粉。則唐之爲
唐可知矣。舉江淮沂泗千里之郊。堅城深池。曾不足以禦
藐爾之龐勛。而待命於我。則唐之惟我所爲而弗難下也。
又可知矣。澤潞淄青。所稱東西之藩屏也。坐擁旌旄。據千
里之疆。統甲兵以自固。坐視逆寇之披猖。曾莫肯以一矢
相加。而徒仰待於我。則中國之衆叛孤立。弗爲捍衛也。又
可知矣。振旅而歸。分茅朔野。吾亦何求而不得哉。國昌老
而克用興。目已無唐。固將奮袂而起曰。是可取而代也。沙

陀可以主中國。則契丹女直蒙古之疆。倍於沙陀者。愈無不可也。而□延於無□矣。乃論者曰。克用父子。盡忠於唐。以賜姓而收爲宗支。又何陋邪。然則承訓召寇以入。爲滅唐之戎首。罪其可逭乎。朱溫甫滅沙陀。旋竊石敬瑭。劉知遠皆其部落。延至於郭威。而□□始有得□之望。禍亦烈矣哉。夫承訓之力。卽不足以敵龐勛。而河北諸帥。自張仲武。王元逵。何徽。宏歸命以來。皆有效順之成勞。無抗衡之異志。則胡不請移鎮魏。淄青之兵。下兗南。出曹宋。拊勛之背。承訓從汝毫。以搗其膺。少需日月。游魚之釜。可坐待其焦也。而承訓貪功亟進。當國大臣。又茸鄙無謀。以聽之。燭火入積薪之下。沃之以膏。待其燄發。而始悔。莫能及也。故唐之滅。非朱溫滅之。沙陀滅之也。非沙陀之能滅之也。唐自滅也。而承訓其禍原矣。

穆宗敬宗之無道也。諫之者極言其失。雖不能行。未嘗不以爲允而矜全之也。至於懿宗。私路巖而流陳蟠。叟于愛州。同昌公主死。欲族醫官而貶溫璋爲振州司馬。使仰藥以死。且寄恨於劉瞻而再貶之。傳及僖宗。侯昌業孟昭圖張道古皆死焉。溫璋臨仰藥而歎曰。生不逢時。死何足惜。嗚呼。生不逢時。而林泉可以養志。上有耽欲無人理之君。下有黷貨無人心之相。以項領試之。憤不自惜。將弗過乎。故傳春秋者。以洩冶不去而諫死。爲不合於默語死生之道。則此數子者。其不免於譏矣。抑考春秋書殺大夫洩冶於前。而記陳平國身弑國亡於後。比事以觀。則聖人以大洩冶之死。爲陳存亡之本。固未嘗以責備賢者之例責冶也。夫人臣之諫君。有愛君無已而諫者。有自伸其道。自不忍違其心而諫者。君而可諫與。或有所不審而違於圖存。

之理。或不戒而心佚於道。以成乎非僻。爲臣者不忍其誤入於邪。而必繫括之以歸於正。則微言亟進。不避惡怒。而必爭。君爲重也。而身輕矣。君而不可諫矣。乃吾性之清。不能受物之濁。吾學之正。不能同世之邪。生而爲士。仕其義矣。出而事君。忠其節矣。立於人之廷。與鄙夫旅進。視其淫昏。而固若汙濊之加於其身。有言不可隱也。有心不可昧也。所學不可忘也。以畏禍爲情。而有懷不吐。笑當世之迷。而全身以去。則七尺之軀。無以答上天。生我之恩。無以酬父母。內顧此心。無可容其汶沔者。憤盈以出。而不能緘。等死耳。何必三日不汗之可忍。而此不可忍也。則危言切論之死。而無憾者。心爲重也。而身尤輕矣。韓偓司空圖。處無可救藥之時也。君卽惟我之是聽。而我固無如之何也。去之可也。蟠叟諸人。君聽我而亂猶可治也。亡猶可存也。望

望然而去之。匪君是愛。固不可以爲心矣。夫洩冶當春秋之世。大夫於諸侯。不純乎爲臣。故禮有不用而去之。去猶可也。四海一王。寰宇士大夫。共戴一主。不能南走粵。北走胡。而卽其宇內之林泉以偷生。而坐視其敗。斯亦不成其丈夫矣。傳春秋者。謂非貴戚之卿則去。亦據侯國之有世臣者言耳。後世同姓之支庶。食祿而不與國政。天子所倚爲心膂股肱者。皆草茅之士也。將誰諉而可哉。故諸君子之或竄或死。而不去以全身也。不繫乎君之可諫與否也。

僖宗

君暴而天下尙有生也。君貪而天下尙有財也。有司違詔令以橫征蠲免之稅。而後民乃無可免之死。國家重斂以毒民。而民知毒矣。乃且畏督責。避筮楚。食淡茹草。暑而披裘以負薪。寒而衣葛以履霜。薄昏葬之情。竭耕織之力。以